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梁文卷二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沈約三

爲六宮拜章

蓬閣

初學記作閭

菲質嘉淑無算越自幽衡登軀宸漢奉日月之華侍

巾屣之末何以廁駕鸞之盛序奉屬車之清塵

藝文類聚十五初學記十

爲晉安王謝南兖州章

臣以焚辱幼無秀業依天宅照藉海憑瀾王爵早加藩麾夙樹進

不能開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采六條宣風萬里懷慙起懼

載溢心顏而皇明輝燭照被彌遠遂乃徒旆淮區遷金濟服朱驂

出郕青組臨方瞻惟徵寵俯仰忘厝

初學記十

又爲安陸王謝荊州章

臣託景宸區早延休寵身班帝穆爵首蕃珪好禮慙河敦詩愧楚

懸旆出關徒違絳闕。擬金入濟。識謝戎麾。而照臨彌廣。復叨匪服。
紀南形勝。任總上游。西緯岷取。北維嶠陝。六轡在手。猶或稱難。羣
牧稟威。茲道孰易。是以據情陸白。布款幄垂。霄塗嚴遠。事隔披照。
腆冒斯顏。膺此謬荷。祇奉兢懼。罔知攸託。初學記十

謝賜新麻表

竊惟觀斗辨日。馭生爲本。審時分地。稼政莫先。何則。勝殺無舛。拘
忌之理。難忽。珠璧有徵。禮節之原。攸序。藝文類聚五

到著作省表

臣約言。卽日被召。以本官兼今職。臣茲不博古學。謝專家。乏懷鉛
之志。慙夢腸之術。聯事乖善。握蘭慙良。謬勒斷蛇之符。預刊冰河
之業。路遙難駛。才弱未勝。而神工曲造。雕絢彌疊。珥筆史觀。記言
文府。趨奉載揚。腆惜交顏。云云。初學記十二案南齊書沈麟士
傳。有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
郎沈約爲沈麟士義行表。當
編入全齊沈淵文故不錄

薦沈麟士義行表

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
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
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庭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
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
能孚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荒陲南齊書沈麟士傳永明六年吏
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
麟士義行案此表當編入全
齊沈淵文張洵本有此當刪

薦劉粲表

陛下則天開業冠帶要荒輶軒韋轂交軫於遐路捨築投竿相望
於魏闕或以開圻未探管庫遺賢執戟忘疲倚輶不息藝文類聚
卷五十三

舉胡元秀表

竊惟經邦御遠雖待大賢摧鋒犯難亦資小用伏見錢塘新戍在
胡元秀早歲驅馳意幹強果矛盾之用氣凌百夫若置之六師之

聞處之一旅之上必能前奮獷敵卻沮強胡臣實弱懦不窺武節
昧妄輕言伏懷悚懼

初學記
二十一

讓僕射表

臣聞役壯休老上典所優晨行暮息事身恆分若夫立黃未已非
狄駕之衛筋力爲用豈強飯之時養老杖鄉抑推前典服戎告謝
親學匪任宿肉極其虛憊歲制防其不辜實所以蠲假衰疾收屏
淪暮

藝文類聚
四十八

謝封建昌侯表

陛下投袂萬里拯厥塗炭臣雖心不吹堯而迹淪桀犬此則王業
始基臣所不與徒荷日月之私竟無蒸燭之用天命玄鳥非止今
日受命作周其來久矣雖復備數樂推與同謳頌而誠微弱草效
闕纖塵遂班山河之誓叨佐命之賞亦何以慰悅帷帳酬報爪牙

藝文類聚
五十一

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

伏見詔書以臣母封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
屏營罔識攸寘臣稟訓私聞志塗靡立勉以爲義誠有由然輸力
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光探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
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流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酬我文類聚
五十一

爲長城公主謝表

奉策書封妾爲長城縣公主微命降臨慙腴妄真妾膺靈稟氣育
景璇闈弱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式脩姆保莫敢或遑而肅雍不
著穠華蓋闕不悟宸暉曲漸舞章夙貢籍此恩加遽延典策湯沐
光啟珩緄昭破我文類聚
五十一

爲柳世隆讓封公表

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尙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懼其賞徒以兼
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俛容青閣願還慈於

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寶竄命窮維，難迫勢孤沈板。未難負戶非切，及顧溫清之館，懼結尊慈之懷。累葉囁囁，舉門惴惴。臣事逼君親，理非外獎。寶賴朝謨，謹肅宰略，遐震奔鯨外剿。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攜弱，重出幽堵，還軸歸騶，再踐鄉路。豈可資國膏以邀其功，因眾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電之心，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諷。

蘇文類聚卷十一

爲柳世隆上銅表

夫幣以周務，貨以賑民，阜國康治，莫尚乎此。周氏致平，始於圓法，漢世幾厝，資於貫朽。名鑪化金，良工盡藝，方將盈金中藏，收功上苑。南楚陋其方府，西京鄙其部內。

蘇文類聚卷八十四

拜尙書令到都上表

竊位之譏，允當斯責。王命私請，有事相傾。油雲湛露，徒降旻昊之德。弱縞輕蟬，不載丘嶽之重。登階望席，恍焉失步。

蘇文類聚卷四十八

爲太子謝初表

臣實蒙稚溫文以闕不閑三善之訓未習四學之儀雖問安內暨
因心自發而視膳寢門未任再至乃降皇慈夙膺盛典貳體宸極
守器宗祧顧循幼志如臨冰壑藝文類聚十六
初學記十
爲南郡王讓中軍表

臣聞建侯茂則非賢罔樹分器鴻典惟懿實先而臣挹道未弘踐
義多缺徒升國彛空襲宸寵光珪華組晚霽於關垂令采微猷寂
寥於旬表晨伸委帶夕軫臨頒皇衢肇啟鼎運始資魯衛兼啟義
邇周年齊楚並建禮高漢日臣以末策聯輝上序祐履荆阿懷璽
夢曲拊志惟熏佩握如擣初學
記十

爲始興王讓儀同表

徒塵翠渥方降紫泥以茲上令用隔下情沉高擬萬石爰均八命
室等天潢服加黼黻出則高陪千乘入則仰司百揆陛下道苞九

舜明出十堯萬微必理一物興念有紆玄鏡暫垂止水

藝文類聚四十七

爲褚炫讓吏部尚書表

竊惟玄素未辨必謬朱紫之察規矩或昧理喪方圓之功東西兩漢左雄孤絕於前南北二晉山濤莫嗣於後良由性藏於貌才隱乎心楚越無以況其迴殊山川未足方其險阻雖復挫暗爲明免愚生智亦何以登奇收異離渭分涇

藝文類聚四十八初學記十一

讓五兵尚書表

臣聞百舍之越非宿春所資千里之越豈一葦能泝何者裝輕適于路遠舟弱疲于濟深醜貌悴容不藉鑒于溜水駕足蹇步終取躓于鹽車

藝文類聚四十八

上宋書表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跡炳虞書西伯勸教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勳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姬

之美自非觀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
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木對揚盛旨是
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祚
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
數繁廣若夫英主啟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
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讐家禍曠
古未盡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於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
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惟天文律厯自
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
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
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赫所述勒爲一史起
自義熙之初訖於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
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

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
退傷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
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
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
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
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木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
望古慙良鞠躬踴躍覲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
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
聞臣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宋書自序疏文
類聚五十五

注制旨連珠表

竊聞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放易象論動模經誥班固謂之命世桓
譚以爲絕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雖
復金鑪互駢玉軼並馳妍蚩優劣參差相間翔禽伏獸易以心威

守株膠瑟難與適變水鏡芝蘭隨其所遇明珠燕石貴賤相應

類聚五

十七

爲柳兗州世隆上舊宮表

舊宮蘊靈千古合祥百代萬祗相庇八神警室事超齊魯義通誰宮故能屬輦道於天階命帝關於霄路實宜樹闕疏壤寫極上宮克播徽塵永光盛烈

藝文類聚六十二

上建闕表

恭惟哲后舊章必修眇矚前王復古爲貴伏惟陛下忻咨故實率由令典昔在有晉經創江左邦訓莫釐遠圖多缺萬雉之外兩觀弗興空指南峯懸法無所世歷三代年將二百非所以經世成務垂業後昆天德圓應憲章自遠詔匠人建茲象闕俯藉愛禮之心以申子來之願式表端闈儀刑萬國使觀風而至復聞正歲之典遐想之士少寄懷古之目

藝文類聚六十二

謝立皇太子賜絹表

臣聞重難在天、八紘之所共仰、明兩作貳、萬國所以咸寧、太子體
岐弱、載表睿沖、茂典冊既升、休祚方遠、率土含歡、遐邇均抃、天情
載洽、慶賜必周、幣帛嘉貺、猥班庸劣、藝文類聚
八十五
致仕表

徒以桑榆無幾、時制行及、不朝之禮、忽在今辰、使反身敝廬、待終
窮巷、臣又聞之、懸車散髮、其來舊矣、昔廣德請骸、義在量力、二疏
知止、懼貽後悔、數年以來、稍就盡竭、氣力衰耗、不自支持、若蒙天
地大恩、造物洪施、拯其隆滿之切、救其害盈之災、譬彼日昃、假榮
終朝、踟躕夕景、少觀盛化、宅壤歸泉、自無云幾、祈仁仰澤、事止寸
陰、藝文類
聚十八

臨終遺表

藝文類聚題作臨
終勸加篤信啟

臣約言、臣抱疾彌留、迄今未化、形神欲離、月已十數、窮楚極毒、無

言以喻平日健時不言若此據刀坐劍比此爲輕仰爲深入法門
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實本天懷伏願復留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
塗無復遺恨雖慚也善庶等鳴哀謹啟

廣宏明集三十一上
疏文類聚七十七

上疏論選舉

天監中

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宰並還
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學校基布傳經授受皆學優而仕始
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
秀異始爲公府所辟遷爲牧宰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爲盛今
之士人並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遷非直愚賤且當今士人繁多略
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
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
蟲小道非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

通典
十六

上言宜校勘譜籍

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燒無餘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于宋所書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而尚書上省庫籍唯有宋元嘉中以來以爲宜檢之日卽事所須故也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三庫旣不係尋檢主者不復經懷狗牽鼠齧雨溼沾爛解散於地又無扃鑰此籍旣並精詳實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旣立此科苟有迴避人姦互起僞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患其不實于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于此大壞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競行姦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寵隨意高下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宣康之前或以隆安在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祚相應如此詭譔萬緒千端校籍諸郎亦

所不覺、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細、難爲眼力、尋求巧僞、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驗、假令兄弟三人、分爲三籍、卻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卻、同堂從祖以下、固自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卻而不卻、不須卻而卻、所卻既多、理無悉當、懷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曹物府、既難領理、交與人怨、於是悉聽復注、普倖洗卻、既蒙復注、則莫不成官、此蓋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嘉以來、籍多假僞、景平以前、既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遺落、所存尚多、宜有徵驗、可得信實、其永初景平籍、宜移還上省、竊以爲晉籍所餘、須加寶愛、若不切心留意、則還復散失矣、不識冒胤、非謂衣冠凡諸此流、罕知其祖、假稱高曾、莫非巧僞、質諸文籍、姦事立露、懲覆矯詐、爲益實弘、又上省籍庫、雖直郎題掌、而盡日料校、唯令史獨入籍、既重寶、不可專委羣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郎直都應共

監視寫籍皆於郎都目前並加掌置私寫私換可以永絕事畢郎
出仍自題名臣又以爲巧僞既多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臥私門
致令公私闕乏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爲左民郎
左民尚書專其校勘所責卑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
下省者對其讎校若譜注通籍有卑雜則條其巧謬下在所科罰
通典三又南史五
十九王僧孺傳

奏彈王源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
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燬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仇合
之義升降嶽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
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
罔計斯庶販鬻祖曾以爲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
胤世業可懷樂邵之家前徽未遠既壯而室竊貲莫非阜隸結褵

以行箕箒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自宸厯御寓
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展興言思清弊
俗者也臣實儒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
亦蠹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
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
顯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
莫斯爲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辯問嗣之列稱吳
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胄家計溫足見託爲息鸞
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卽索璋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
王慈吳郡正閭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錢五萬
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
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識滿奮身殞西朝眉嗣殄沒武秋之後
無聞東晉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

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鄙情資行造
次以之糾匿繩違允茲簡裁源卽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
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
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貴納女於管庫之
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
事爲甚此風弗剪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
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
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
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文選

奏彈祕書郎蕭遙昌

謹按兼祕書郎臣蕭遙昌盛歲茂年升華祕館淑慎之迹未彰違
情之容已及宜置徽網以肅朝風請以見事免遙昌所居官

初學記十

奏彈太子中舍人王僧祐

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轡高驅、

南史二十一

奏彈孔稚珪違制敝假事

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攸慎、守官有典、觸網斯及、蓋所以崇威聞、注
下肅上尊、謹案廷尉會稽品中正臣稚珪、歷俸朝班、頻登要近、九
棘之任、理无休謁、冒制干聞、實虧恆典、恩許雖降、所制不關、違犯
之條、猶合約黜、且稚珪俯自內轅、作士下聞、通制明文、日陳几案、
自踰規矩、莫斯爲甚、臣等恭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官、除中正
官名、輒下禁止、

初學記二十

奏彈奉朝請王希畔違假

謹案奉朝請臣王希畔、幸齒朝班、私敞蓋闕、休請有期、曾无過及、
違弛之愆、允膺裁糾、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輒下禁止、

初學

記二

奏彈御史孔橐題省壁悖慢事

謹案奉朝請臺御史臣孔橐淺劣無聞謬列華省假攝去來士子
常務況東臬賤品非藉豐資旬日暫勞豈云卑辱而肆此醜言題
勒禁省比物連類非所宜稱黜之流伍實允朝憲臣等參議請以
見事免橐所居官輒下禁止

初學記
二十四

修竹彈甘蕉文

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臣聞芟蕪蘊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
蔓翦惡之良圖未有蠹苗害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蕉
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擢本盈尋垂蔭含丈階緣寵渥銓衡百
卉而予奪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爲己力風聞藉聽非復一
塗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挂乎嚴網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
到園同訴自稱雖慚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
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曜而甘蕉撥莖布影獨

見郭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僻難信故察以情登攝甘蕉
左近杜若江蘼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羌非風
聞切尋甘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低非有松柏後彫
之心蓋闕葵藿傾陽之識馮籍慶會稽絕倫等而得人之譽靡卽
稱平之聲寂寞遂使言樹之草忘憂之用莫施無絕之芳當門之
弊斯在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
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眾屈

藝文類聚
八十七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二十七終

全梁文卷二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沈約

齊武帝謚議

臣聞天德平分而四時之名或異聖功一揆而皇王之稱不同蓋
跡因事隨名由義立堯臣禹佐咸率茲典伏惟靈寂窮微含神獨
照德茂始蒙之主道冠初耜之君含情靈於五緯篤貞明於三象
初九勿用英氣凌雲負揭日月抑揚霄漢龍姿鳳采煥若麗天登
庸在試盛績雲舉雖屈景潢汗降情尺木而拯世濟民浚發懷抱
昔成湯百家仁被比屋文王十里化先寡妻前聖後賢重規沓矩
震雄圖於九江播靈威於夏沔旌旆未麾鯨鯢自殞弗勞羌魏之
長無待六事之人義等伐謀功高善陳建有國之符成定鼎之業
會朝清明事資於牧野受命作周非止於西伯視瞻寢門孝德光

備守器宗祧元良載遠嗣大寶以君百辟敷景化以致隆平守在
四夷威行海內罔圖寂寞禮讓交興八柄馭下九官咸事臨朝凝
默尊嚴若神風行日烜無思不暢至仁與造化爭流靈威與雷霆
齊軌上貫蒼昊下洞深泉春無淒風夏無苦雨時若罔愆多稔如
積三革不累五刃不砥庠塾大啟儒雅雲集訓閱得宜蒐狩有序
丹徼青丘之野跋踵反舌之民浮深駕阻迴首革面北夷畏九獻
琛內款不藉終軍之使無假絕漠之威嘉祥霧合秘瑞泉涌史不
輟文簡無虛日方當垂七曜之旗駕八龍之乘望禮中嶽肆覲羣
后造化不仁穆卜愆應慕切遺弓哀同過密晦朔不居殯宮將啟
勤茲大名宜盡徽極

藝文類
卷十四

齊明帝謚議

臣聞君德靡二辟王之名不二聖功無爽堯禹之稱或殊兼以拯
世監亂致平未必同道崇墀增祧嘉號不可相襲伏惟自天誕睿

英聖在躬皇矣之符夙著蒸哉之謠早集賓門納揆天平地成自
南自北無思不韙在屬負圖導揚末命值嗣主狂凶人倫道盡宗
社阡危瞻烏靡託國難立長亂極治刑四海樂推三靈以眷東向
而讓天下功高代入流涕而膺寶位如就重負日昃劬勞躬親庶
事撫辜納隍之念義同於罪己振民厚下之情無廢於終食聰明
神武悉聽邇聞萬目備張絃綱靡漏御轡不迷靈藉聽於襄野大
川可濟不待備於舟楫崢嶸之下澤靡不懷寥廓之上明無不燭
包以宇宙潤以風雨霜露所交人跡所至百姓仰之而不知其始
萬物用之而罔識其終上庠廢業忽焉已久三載弗爲淪弛將及
臨朝引領思隆雅訓貴遊胥萃俊造成羣方將驅世反本旣仁且
壽告成東嶽高宴汾陽造化不仁厭世云及放勛之墓不追負鄉
之思空遠殯宮將撤輜軫難留英聲茂實於是乎在

蘇文類
聚十四

梁武帝郊后諡議

表號垂名義昭不朽先皇后應祥月德比載坤靈柔範陰化儀形
目遠覩天作合義先造舟而神猷夙掩所隔升運宜式遵景行用
昭大典謹按說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

梁書高祖
昭皇后傳

正會乘輿議

正會儀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鳥升階尋路寢之設本是人
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案漢氏則乘小車升殿請自今元正及大
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版輿升殿

議詔可又見
通典七十

謝勅賜冰啟

稱惟司寒輟響眇自前代凌室曠官歷茲永久聖功闡物逸典備
甄窮深既探園池靡用有籍羔秬無災霜雹

裁文類
舉九

謝賜甘露啟

約言左右徐儼宣勅垂賜法音寺松葉上甘露臣往年經見不過
霑條而已時或疑結纔若輕霧未有玉聚珠聯光粲若是實由積
仁上通冥德下降故能委華宵極穿破後彫慈旨曲洽頒此祥賚
不任欣賀謹以啟事謝以聞臣約言

初學記
二十五

賀齊明帝登祚啟

竊惟皇源浚遠帝寶連暉基深慶厚道貫萬葉而鬱林凶德早樹
行悖人經逃聽之所未書宗廟之始如綴百靈聳動九服迴遑結
后來之望思庇民之主日月以冀遐邇翹心伏惟陛下大聖在躬
君德夙表龍章日綵煥若麗天納麓賓門道風遐被眷化神行無
思不洽獄訟允歸天人戴仰屈飛龍之耿轡紆汾陽之遠情運堯
心以臨億兆敷舜烈以膺寶命雖中宗之興殷道宣后之隆漢德
異世同符千載一揆刑措之業方遠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懷
生戴賴況臣早蒙覆潤夙荷恩靈踊躍外畿心不勝慶謹繙民和

式流星澤塗歌里朴戴懷鳧藻

藝文類聚十四

謝齊竟陵王敍撰高士傳啟

矯聞高尚其事義光爰象賢者避世聲煥典境豈徒激貪勉競潔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是以梁鴻蘇伯記遠迹於前叔夜士安書高塵於後雖去取異情羣略殊軫而獨行必彰斥言罔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壑共遠明公得一含道體二居宗迹屈巖廊之下神遊江海之上愛奇商洛訪美東都葢欲隱顯齊功出處同致巢由與伊旦並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規思自罄歆

藝文類聚三十七

謝齊竟陵王示永明樂歌啟

鳳絲鸞章霞鮮錦縹觀寶河宗未必比麗觀樂帝所遠有慙德雖日月在天理絕稱詠而徘徊光景不能自息

藝文類聚四十三

謝齊景陵王賁母赫國雲氣黃綾裙襦啟

竊以積絲成綵散繭騰花巧擅易水之閒價貴叢臺之下民受祿
爲養霑荷彌深聖恩曲漸自葉流根復袖緼裾豈伊恆飾榮新之
寵固難輕報

載文類聚六十七

爲東宮謝勅賜孟嘗君劔啟

田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寶劔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
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

載文類聚六十四

爲皇太子謝賜御所射雉啟

輕鑾微動密翳徐張黃間所發矢無虛發南皮之獲未足稱工臣
任惟守器事隔陪奉天慈曲降賜物頒禽

載文類聚六十六

謝司徒賜北蘇啟

曠阻陰山之外眇絕蒲海之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聖慈普
洽遂遍芻蕘停鑣懼喘既宏道於世務方駕四衢又輕言於俗表

載文類聚七十二

謝賜軫調絹等啟

霜紈雪委，霧縠冰鮮。昔劉氏歸國，未聞漢儲之禮；曹植還蕃，非降魏兩之賜。恩愈枉道，賁深束帛。藝文類聚 八十五

謝女出門宮賜絹綺燭啟

桓室金縷，本非所議。孟姬作具，獨若未周。慈澤曲臨，珍華兼重。製爲美服，隻綺易儔。舉而不息，三夜有待。藝文類聚 八十五

謝勅賜絹葛啟

素采冰華，絺文霜潔。變薄暑於閨閣，起涼風於襟袖。藝文類聚 八十五

謝賜交州檳榔啟

龍編嘉實，厥包遐遠。□□□□

爲柳世隆謝賜樂遊胡桃啟

挺自禁園，味逾井絡。動物迴祇，在微必應。此乃胡羯奔逃，吉之先

見者也。藝文類聚 八十七

應詔進佛記序啟

臣約言佛記序今謹以上呈詞義無取伏懷自慙謹啟

廣宏明集十五

上錢隨喜光宅寺啟

伏惟中陽故里春陵舊居夷漫滌蕩曾無遺築若使大教早流法尊二代開塔白水樹剎粉榆可以傳美垂跡迄今不朽

蘇文類聚七十七

送育王像并上錢燭等啟

竊以無名無色理絕應感不身卽身猶觀願力惟願燈明道成長爲八喜之侶菩提無上永厠千子之蹤

同上

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啟

竊以六詩雨散百氏雲興或事止寢刺或義單小辨莫不雕風煙之氣狀流日月之英華明公該立體妙凝神宙表膺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菩提證其後業陟無生之遠岸汎正水之安流受三遠十號之尊崇建四辨八聲之妙極法身與金

剛齊固常住與至理俱存

藝文類聚
七十七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出亦蒙
勅荅臣下一本懼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摧魔
役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妙旨萬代之舟航弟子亦卽彼
論微厝疑覈比展具以呈也沈約呈

宏明
集十

荅樂藹書

丞相風道引曠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軌伊旦懋造之感朝野同
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
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
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
與此約閭閻鄙人名不入第歆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
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南齊書豫
章王綏傳

荅庾光祿書

忌日制假、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制假前止、是不爲冥樂、本不自封閉、如今世自處者也、居喪再周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弔、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實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興感、以對賓客、故過自晦匿、不與外接、設假之由、實在於此、封氏聞見記六

荅沈麟士書

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衮興懷、望古追颺、尊賢救俗、遙然沈冥、自遠幽貞之操、義高策策、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既鄉、內所豐、清川又坐臥可對、不出戶庭、而與禽尚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夙願、冀幽期可託、克全素履、與尊賢弋釣泉皋、以慰閉墓、則平生之心、於此遂矣、藝文類聚三十七

與范述曾論竟陵王賦書

夫眇汎滄流則不識涯涘、雜陳鍾石則莫辨宮商、雖復吟誦迴環、
編離字滅、終無所辨、仰酬睿旨、微表寸長、藝文類聚五十八
初學記二十一

與陶弘景書

先生襟抱流俗超然、獨遠烈電羽帶、摠轡雲霞、方當名書絳簡、身
遊玄闕、憑星夕臥、望日朝飡、而至理深微、陵焉難睹、惟欲下風問
道、未知厥路、若夫栖遲閑遠、咀嚙瓊芝、出入清猷、師友靈聖、循崖
反跡、無缺惟心、藝文類聚
七十八

報王筠書

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慙、孔
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仁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
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靈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于此、歎服吟
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

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實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覲乃申

梁書王筠傳

報劉杳書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權多與事笈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獲少存閑遠徵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遊居之地休璉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問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卷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旣爲警策諸賢從時復高奇解蹟愈疾義兼乎此遲比聚會更共申析

梁書劉杳傳

荅陸厥書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厯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

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尙，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家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郢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闕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緝錄，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衡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南齊書陸厥傳

與徐勉書

吾弱年孤苦，傷無基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闊屯邴，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己，望得小祿，傷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

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
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反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
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
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
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
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
暮年產策行止努力祗事外觀俯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
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僣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
冷月增日驚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
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
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
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

梁書沈約傳

與約法師書悼周捨

周中書風趣高奇志託夷遠真情素韻水桂齊質自接彩同栖軍
逾一紀朝夕聯事靡日暫違每受沐言休逍遙寡務何嘗不北
游覽南居宴宿春朝聽鳥秋夜臨風匪設空言留爲實事音容滿
目言笑在耳宿草旣陳楸檟將合眷往懷人情不勝慟此生篤信
精深甘此藿食至于歲時包篋每見請求凡厥菜品必令以薦弟
子輒靳而後與用爲歡譔其事未遠其人已謝昔之諧調倏成悲
緒去冬今歲人鬼見分石耳紫菜愴焉興想淚下不禁指遺恭送
以充蔬僧一飯法師與周情期契闊非止恆交覽物存舊彌當楚
切痛矣如何往矣奈何弟子沈約和南

釋藏策五廣宏
明集二十八上

書

今年殆差故尔始得此事至沈約白十一月十六日

范化開
帖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漢校刊

全梁文卷二十八終

全梁文卷二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沈約五

辨聖論

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立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
蔑。聖人遺情忘己。常以兼濟爲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
非以黃屋玉璽爲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
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不終。若不表示聖功。制禮
作樂。則太平之業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時
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
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爲聖人也。伐樹削迹。干七十君。而
不一值。或以爲東家丘。或以爲喪家犬。若不高歎鳳鳥。稱夢周公。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藝文類聚二十
初學記十七

七賢論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爲世道所莫容、風貌挺特、蔭映於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鉏勝己、靡或有遺、玄伯太初之徒並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肅黃精、終於假塗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爲有塗、若率其恆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爲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懸風力、粗可慕李文風、尙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旣託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瓦盡年、酒之爲用、非可獨酌、宜須朋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故於野澤

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八、止是風流器度、不爲世匠所駭。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與其誰與哉。

藝文類聚
三十七

晉書食貨志論

人生所資、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人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人未漓、情嗜疏寡、奉生瞻己、事有異同。一夫躬耕、則餘餐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貿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譌變、姦弊大起。昏作役苦、故僭人去而從商。商工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幣所通、非復始造之意也。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彩闕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棄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稔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且不療饑於堯年。貝或如山、信無救渴於湯代。其爲疵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人知役生之

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
可使未伎自禁遊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事興替或庫盈朽貫而
爲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
所寄朝夕無待雖致平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醇返
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繼粟羨溢
同於水火既而蕩滌圜洪銷鑄無遺立制垂統永傳於後比屋稱
仁豈伊唐代桓立知其始而不覺其終琳之視其末而不統其本
豈慮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前涼張軌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
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
濫晉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布既壞市易
又難徒壞女工不任錢用幣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全安宜復
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准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晉書選舉志九品論

漢末喪亂、魏武時始創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人才優劣、非謂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代、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代資、用相凌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遷譌、斯化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懸絕、陪奉朝夕、義隔鄉土、階閭之任、宜有司存、通典十六

均聖論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言象其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叢爾、來宅其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

天地以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義。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
軒義之在彼天地。齟齬之徒。唯謂赫胥爲遠。何其瑣瑣爲念之局。
邪。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有應感。
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跡而弗覩。娑婆南界。是
曰閻浮。慈嶺以西。經塗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
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韞。隨方受職。重譯入
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管
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某書橫字。華梵不同。而深
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
區區中國。緣應未啟。求其會歸。尋其要旨。蓋與四夷之樂。同日而
語乎。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
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
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棄。實宜導之以漸。稍啟其源。故憐

人火化變腥爲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爲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迨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歎腹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滅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魚不竭澤畋不燎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須者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於酣鬻于酒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爲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爲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惑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剗剗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斯證可以有

悟矣

廣宏明
集五

荅陶隱居難均聖論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
出非門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
荅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麻注記此法又未東
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恆星
不見爲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麻法何因知魯莊之四
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卯則四月辛卯長麻推是五
月了非八日若用殷正卯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卯周之四
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爲證則
日月參差不可爲定若不以此爲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
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
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辰不見之語與春秋恆

星不見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閭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以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更有別意。荅曰。弘敘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辨。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尙稱重譯。則天竺屬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荅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非謂其途爲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永不東流。若非緣應。

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也、

雖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躋乎、若杭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于鳥獸草木、尙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願乘、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請備以諮洗、願具啟諸蔽、答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啟、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眾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

之聞法見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渥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請息重辨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廣宏明集五

究竟慈悲論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爲重恕己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羣各遂厥宜得無遺失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怪莫敢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爲甚嗜深於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伸權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蠶衣爲方未異害命天生事均理一淪菌爛蛾非可忍之痛懸庖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漁人獻鮓肉

食同有其緣、泉妾登絲、蠶衣共頒其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閉之詳、其辨訪理求宗、未知所適、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雖豚犬彘、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暖於身、事既難遺、甘滋於口、又非易忘、對而爲言、非有優劣、宜泉麻果菜、事等義同、攘寒實腹、曾無一異、偏通緇續、當有別途、請試言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羣生、理無偏漏、拯羣去甚、敘義斯急、緇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晚說大典、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於言、緇緇之義、斷可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蠶革、蓋是敷說之儀、各有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敎立、若執前迷後、則闡提無人善之途、禁淨通蠶、則含生無頓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聞之後說、蠶革宜禁、曾無繫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住密奧、傳譯遐阻、泥洹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關中晚

說厥義彌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案涅槃初說阿闍世王大迦
葉阿難三部徒眾獨不來至既而二人竝來唯無迦葉迦葉佛大
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啟十數年間唐
阜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間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
帛可以終年烹宰待膳互時引且然則一歲八蠶已驚其驟終朝
未肉盡室驚嗟極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
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饑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桑野漁
川事雖非已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罷緣服膺至
訓操槩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恣秋禽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
錯事同於腐鼠而繭衣縵服曾不懷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
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蠶肉
之因固蔬臬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唐宏明集
二十六

形神論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爲言、則形神幾乎惑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爲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卻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途、

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微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廣宏明集
二十二

神不滅論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鳥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匹其愚者則不辨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蓋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糾遞襲一念未成他

端互起互起眾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惑淺爲病於
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於正
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然也又昆蟲天促含靈靡二
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修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
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
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
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應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
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較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
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凡獨滅本同末異義
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廣宏明集
二十二

難范緝神滅論

來論云形卽是神神卽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
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

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矣刀則唯刃獨利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邪又昔日之刀今鑄爲劍劍利卽是刀利而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爲甲後生爲丙夫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劍之爲刀刀之爲劍有何異哉又一刀之質分爲二刀形已分矣而各有其爲利今取一半之身而剖之爲兩則飲斲之生卽謝任重之爲不分又何得以刀之爲利譬形之與神邪來論謂刀之與利卽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

神神用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爲足用。耳之用不爲
眼用。而利之爲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蛇。亦可截鴻雁。非一處偏
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謂利之爲用。亦可得分。
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
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
得施利。利之爲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
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
則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若以此譬爲盡邪。
則不盡。若謂本不盡邪。則不可以爲譬也。若形卽是神。神卽是形。
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
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若謂
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
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

則限有眼神耳有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惕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間之體尙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來論又云歟而生者歟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於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爲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爲用應與形俱形以始亡末朽爲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爲漸耶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爲骨骼矣則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卽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爲死神卽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

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
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
枯木矣。廣宏明集

述僧設會論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眾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
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眾僧。僧伽藍內。本不
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往福眾生。今之僧眾。非唯持中者少。乃
有腆恣甘腴。廚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召竝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
之口。進蔬菽之具。延頸惑頰。固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
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
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曷然。無許自立。
廚帳并畜淨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
呼爲僧徒。鄙事下劣。既是眾所鄙取。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

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請僧一會既可。豈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不請召則行乞求法於此永冥。此法既冥則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於地矣。今之爲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爲會可矣。廣宏明集二十四

述僧中食論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爲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

竝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約之旨
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
之理不得不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
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
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末
專在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
眾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遣累之筌蹄適
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明集二
十四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副王毓藻校刊